



## 霜寒菜犹甜

■姚林中

“咚、咚、咚”这急促的敲门声一听就知道是母亲来了。

我迅速地起床，套上棉睡衣裤去开门。“这些青菜是刚从地里拔来的。”还没等我开口，母亲就边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边这样对我说。塑料袋里两棵青菜，新鲜得很，叶子碧绿，根上还带着湿润的泥土。母亲的菜地离家比较远，其实母亲自己不怎么爱吃青菜，但知道我爱吃，就种了青菜，还隔三岔五地为我送来。

大冷天，许多树木的叶子落得精光，草更是枯萎的多，而青菜依然精神，天气越冷它越绿得可爱。落霜的早晨，青菜有一段时间是耷拉着的，霜一走，就立马精神起来了，叶子舒展开来了。白的菜梗，青的菜叶，亮亮的，有光泽，像化了妆似的。

幸有青菜，在这个冬天里我们的餐桌上多了这新鲜可人的颜色。炒青菜，简简单单，可以不加任何的搭配，也可加一些搭配，如加香菇，多一点香气；加榨菜丝，带上一二微辣；加豆腐条，增一份色彩。我倒喜欢青菜炒蛋，一绿一黄，色彩明丽，既有菜的微甜又有蛋的清香。

对于青菜的做法，古人也有描述，比如清代诗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是这样记录的：“青菜择嫩者，笋炒之。夏日芥末拌，加微醋，可以醒胃。加火腿片，可以作汤……”

诗文中对青菜的夸赞则更多，宋代诗人范成大的《秋日田园杂兴》里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拨雪挑来踏地菘，味如蜜藕更肥醲。”诗中的“菘”就是青菜。青菜进入寒冬，经霜雪后味会变甜，蒸煮也容易熟软，所以喜欢吃的人也多了。

那天吃过晚饭散步，我在小区门口遇到邻居，见他手里拎着一大袋东西，我问他鼓鼓的是什么东西。他笑着说，是青菜。我有点纳闷，问哪来这么多的青菜。他又笑了笑，说：“小区门口有个老人在卖菜，见他这么晚还不能回去，所以向他全买下来了。”“哦，这个老人的青菜是自己种的。看，多新鲜呀。”我边说边指着他手中的袋子。

许多老人爱种菜，有时也不是为了图收入。那天在隔壁单元的一户老人家里，看见阳台上的几个花盆里整整齐齐地种着一些青菜。我好奇，于是说：“这几棵青菜可以吃了。”老人笑了，说：“我是要等它开花的。”我诧异，他继续说：“去年我就是看着青菜开花结籽的。今年还在楼下墙脚处种了几棵呢。”

聊过几句后，才知老人年轻时曾在生产队里负责种青菜，而今年老了，还住高楼，平时基本不下楼，但心里还念念不忘种青菜。

老人说，菜青青，养眼也养心。

## 当我老了

■潘少梅

“你退休了吗？”“你退休了吧？”“你什么时候退休？”

尽管百般不情愿，面对不时扑来的询问，我还是听到了老年沉重的脚步声缓缓而来。

生老病死，“老”是无法避免的人生环节。就如盛夏之后，秋之凉意款款而来。既然无法回避，不如勇敢面对。

都说老人要拥有三宝：老窝、老本、老友。老窝有一个，老本有退休金，比较悬的是老友。从年轻到现在，我一直以家庭为中心，围着锅台转，围着家人转。我很羡慕那些有几个闺蜜，会开车的女人。她们可以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可以约几个好友去哪个山庄小聚几天，喝点小酒，泡个温泉，把小日子过得如春雨滋润过的小草，光鲜而充满生气。其实我也有几个玩得来的女同学，只是当她们想聚会时，我却以家中事多为由百般推脱，即使偶尔跟她们出去了，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玩得心不在焉，归心似箭，真是煞风景。我希望我退休之后能约上我的女伴们洒脱地走出去，虽然无法仗剑走天涯，但至少可以在美丽的景点摆几个造型，拍几张照片，让自己也如晚霞般亮丽一把。

其实人都怕老。老年除了行动不便，最难受的应该是孤独。倾注一生心血养育的孩子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家，自己的爱人、孩子。虽然他们也挂念着父母，但忙碌的工作，繁杂的家务如绳

索缚身，即使长出三头六臂也只能伸一臂给父母。老友也各有家事，不能天天聚在一起。看书吧，眼睛受不了；听歌吧，耳朵不好使；走路吧，腿脚不灵便。《百年孤独》里奥雷里亚诺上校每天打造小金鱼打发孤独的时光，我不会手工，那时，静坐或许是我最好的选择。每天裁剪一段时光，静静地坐在窗前，听着禅乐，让心放空。默念：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莫将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若能拥有一个没有心事的晚年，想必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

我希望自己做个让人感到舒服的人，就如八月早晨的太阳，没有了七月盛夏时的威力，一阵一阵的凉风让人通体舒畅。当年轻人需要我们时，我们义无反顾，不辞辛苦地去帮忙，物质上、体力上都尽心尽力。所谓钱要花在刀刃上，年轻人赚钱少，花钱多，这时帮他们一点，属雪中送炭。孙辈幼小，需要照顾，我们尽量帮忙，虽然很辛苦，但孩子的纯真可爱也给了我们极好的回报。当年轻人渐渐枝繁叶茂，孙辈渐渐长大独立，我们便全身而退，或约三五好友泡茶，或和老伴四处走走，或备点好酒好菜，等儿孙辈周末或假日回来小聚。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不给人添堵，做个让人感到舒服的37摄氏度老人，这是当我老了的时候的最大愿望。

我快退休了，剩下的三年时光，我将从容地、不疾不徐地拉开老年生活的帷幕。在做足功课，后，“老”或许便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字眼。

## 永不融化的冰窗花

■马俊

我是跟着外祖母长大的。那时外祖母家比较富裕，周围邻居家的窗户都是那种纸糊的窗，只有外祖母家的窗户是玻璃窗。冬天的时候，我们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，屋子里一点都不冷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外祖母用暖水袋把我的被窝暖好。一夜好梦，醒来天已经亮了。

抬眼一望，玻璃窗上结了很多冰窗花。冰窗花看上去形状各异，晶莹剔透的。我和外祖母在窗前欣赏那些冰窗花，她问：“妞儿，瞧，这里的冰窗花像啥？”我兴奋地拍着手说：“像鸟儿的羽毛，也像一把扇子！”外祖母笑眯眯地说：“说得真好！这里的冰窗花像不像菊花？还有那里的，像不像一棵树？”我欢快地笑着：“像啊，真像！”冬天的早晨看冰窗花，成了我和外祖母最有趣的游戏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不一会儿，玻璃窗上的冰窗花开始融化。那些美丽的冰窗花，先是失去了美丽的形状，渐渐地，融化的水流淌下来。还未到中午，冰窗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玻璃窗上干干净净，连影子都没留下，好像冰窗花从未存在过一样，真让人遗憾。冰窗花就像会飞的鸟一样，拍打着翅膀飞走了。我多么希望能够留下冰窗花啊，让它们停留的时间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可是，冰窗花总是留下惊鸿一瞥就消失。

不过庆幸的是，第二天冰窗花还会出现。那天，我在玻璃窗前轻声叹气：“唉，冰窗花如果不融化就好了！”外祖母听了我的话，

认真地想了想，说：“有办法了！”说完，她拿出剪刀和红纸，想要剪出冰窗花。外祖母的手很巧，能剪出很多漂亮的红窗花。可是，那些红窗花无非就是十二生肖、小胖娃娃、年年有余、龙凤呈祥、双喜临门之类的。那种窗花有固定的剪法，熟了自然就能剪出来。

冰窗花怎么剪呢？冰窗花千变万化，姿态万千，有的像羽毛有的像菊花，想要剪出来可不是简单事。外祖母笑笑说：“想要做一件事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她手拿剪刀，对照着冰窗花的样子，一遍遍试着剪。冰窗花太难剪了，剪出来总是不那么像。我有些着急，外祖母却能沉得住气。她低着头，手中的剪刀不停歇，很有信心地说：“慢慢来，总能摸索出门道的。”

过了几天，外祖母竟然真的剪出了漂亮的冰窗花。冰窗花跟一般的窗花不一样，形状复杂多了，看上去像菊花，连层层的花瓣都那么鲜明。我开心极了：“姥姥，咱们的冰窗花永远都不会融化了，太好啦！”外祖母见我开心，创作更加投入了。后来她能剪出很多种冰窗花，每一样都惟妙惟肖，像羽毛的冰窗花连鸟羽的细纹路都清晰可见，像大树的冰窗花叶子栩栩如生。外祖母的手太巧了，她冲我笑笑说：“喜欢做一件事，总能做好的。”

窗户上的冰窗花消失的时候，我把外祖母剪出来的冰窗花贴到窗子上。它们比真的冰窗花还美，不仅不会融化，还是鲜艳的红色。那些与冰窗花，以及外祖母剪刀下的冰窗花相伴的日子，充满了欢乐和幸福。